

6月28日，上班的路上，突然接到小方电话：“我爸爸在凌晨走了。”我一时愣愣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方老师去世前两天，还与我和王介堂先生约定，一起去走访宁波古迹。后来因为方老师要去外地与出版社商议出书事宜，暂时延后。

方祖猷老师上世纪50年代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，长期在江苏泰州从事中学历史教学。上世纪80年代调回故乡宁波，成为我效实中学文科班的班主任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方老师就开始研究泰州学派创始人、明代哲学家王艮。调回家乡后，他在《浙江学刊》上发表了《评王艮的哲学思想》等两篇文章。在原杭州大学校长、浙江大学教授沈善洪的鼓励下，方老师开始聚焦浙东文化。

1988年，方老师从宁波师范学院调入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工作。方老师提出，宁波除了王阳明，还有黄宗羲、万斯同、全祖望等一大批浙东学派大家，于是，学校原先的阳明学研究室就改成浙东学术研究室，方老师任研究室主任。

1987年末，宁波文化研究会成立，方老师兼任副会长和秘书长，一方面组织同好从事宁波文化研究，如每年一届的浙东学术论坛，另一方面开展社科普及活动，如进学校举办宁波文化系列讲座、“宁波文化之旅”活动等。其间，我帮老师干些杂活。

浙江佛教、佛学，也是方老师的研究课题之一。他出版了《天台宗观宗讲寺志（1912-1949）》《宝静法师年谱》和《谛闲法师年谱》等著作，其中《张汝钊居士集》写的是观宗时代一位很有才华的慈溪籍女诗僧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。方老师作为宁波著名学者，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并与日本、韩国和中国台湾、香港的诸多教授、学者成为好友。我曾帮助老师陪同韩国的学者考察高丽使馆等遗迹。

方老师曾做过自我总结：“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浙东学术、佛学、妇女权益这三个方面。”他多次强调，做学术研究要接地气。比如，他在泰州工作时研究王艮，到宁波后研究王阳明、黄宗羲。他又说，研究地方文化名人固然重要，但研究对象最好在全国、世界范围内也有影响力，这样学术价值就会更高。王阳明、王艮、黄宗羲、万斯同等人物，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就很有地位。

一直记得方老师告诉我做学问的秘籍：“最好的研究方式是写论文。”他说，你一边写一边就要翻阅书籍、查找资料，不断完善

张爱玲在《倾城之恋》里，不止一次描写白流苏娘家的“过气钟摆”，白公馆始终舍不得丢掉这个老物件。白家老小明知这个“过气货色”不会“节省天光”，却因习以为常的念旧，情愿被它拖住脚步，也不愿换个新的去追新时代。

同样的，甬上吃客总归断不了念旧。譬如，在昔日纷纭的宁波老味道里，那炎炎夏日里的一盘冷拌面，就是他们不愿换下的“过气钟摆”，专治暑天不正经吃饭。后脚还裹挟着大地滚烫的暑气，前脚跨进门槛，因目测到桌上一碗冷拌面，如裤管生风，顿生凉意。

甬上三伏天，闷热而漫长。聒噪的蝉鸣声撩拨着脆弱的神经，使人愈加大气浮躁。从小在宁波城厢长大的因困宝，应该不会忘记“冷拌面”的味道。老底子，昼饭一碗冷拌面，加之午后睡起的一碗水莲冻、几块地力糕，是老宁波人的夏日日常。

“韭叶、宽叶、二细、毛细……”宁波人不懂这些分类；“虾爆鳝、腰花、上素、炒什锦……”宁波人也不兴这些现炒浇头，遑论“过桥”“干挑”“双交”“两面黄”等雅称。论及一碗宁波本帮面，恐怕是汤面、海鲜面、仓桥头面结面、奉化牛肉干面才对路数。

自己的论据、论证、观点。他现身说法鼓励我，“在研究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，比如史料不足等，这就要努力争取周围朋友的支持。”每次去老师家，不分寒暑，都见他伏案写作，八仙桌上堆着各种古籍。

1993年，方老师积极促成在宁波大学举办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，这是我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性学术会议。会后，方老师与滕复合作主编出版了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《论浙东学术》。1994年退休时，方老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更值得称道的是，在退休后30年中，方老师笔耕不辍、著述不断，正式出版物除了前文提到的佛教类书籍外，还有《清初浙东学派论丛》《万斯同评传》《王畿评传》《黄宗羲长传》《谛闲法师年谱》《谛闲女权史》等。古籍整理有《罗汝芳集》《万斯同全集》等。

方老师的两本著作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。一本是《万斯同年谱》（1991年），该书与陈训慈合著，历时8年之寒暑，考200种文献而撰。作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，万斯同以史学闻名于世，《万斯同年谱》系统梳理了万斯同生平，全面考述万斯同著作，还原万斯同事迹，是迄今仅有的一部完整的万斯同年谱，被学界誉为“清代浙东学术研究的新篇章”。

另一本《黄宗羲长传》（2011年），取法西方传记，勾勒出王跌宕起伏、不断反思的一生，对传主思想脉络与精神世界作了动态活现。著作爬梳近150种书籍史料，考证严谨，还原了一个真实而血肉丰满的黄宗羲。有学者在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发表书评，称该书是迄今史料最为翔实的黄宗羲传记之一，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，而且架构新颖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。

方老师每次送书，都认真地签上他与我的名字。倘若我有贡献，他也会在书的后记中提及。老师曾经想把衣钵传给我，但由于我在搞基础教育教研，又对刚刚兴起的心理学感兴趣，所以对当时没有答应，让他很失望。后来我担任了文化研究会秘书长，他很欣慰，经常参加研究会各种活动，以示支持。

方祖猷老师的去世，引来宁波文史界的集体悼念。作为他的学生，我更是不胜唏嘘。老师无愧于“甬上浙东学术名家”的称号。老师的新著即将出版，现在宁波文化、浙东学术的研究人才辈出，他老人家应该此生无憾了。

我的老师方祖猷

徐晓虹

冷拌面

柴隆

某年三伏天，我曾在北京呆过一阵子，他们夏天吃芝麻酱凉面，老少爷儿们“左手捧碗凉面，右手扶筷加一根黄瓜，成为胡同一道风景。清人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写道：“夏至，京师于是日，家家俱食冷淘面，即俗说过的水面是也，乃都门之美品。”京人对芝麻酱的热爱，相当于四川人对火锅的钟情，诸如芝麻酱拌乾隆白菜、芝麻酱拌菠菜、芝麻酱拌黄瓜、芝麻酱豇豆、芝麻酱茄泥、芝麻酱花卷、芝麻酱烧饼……不一而足。

相对于老北京凉面的芝麻酱情结，宁波冷拌面里找不到芝麻酱的影子，更不要说蒜泥了。上海人吃冷面，须搁调稀的花生酱，花生酱料是上海冷面的灵魂，丰富多彩。而冷面的浇头，常见的茭白、青椒三丝、烤麸、油面筋算标配，要是想奢侈一把，现炒浇头花样更多——大肠、猪肝、鳝丝、腰片、肚丝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浇不上的。点现炒浇头

是在凉山的最后一个夜晚，我们坐在半山的木屋里。微风吹进窗户，挟带着夏日细雨；山下的环海隐隐约约，在夜色中闪着光影。

主人说起了“谷克德”——大凉山的一个湿地公园，也是大雁栖息的地方。在他动情的描述中，我看到了谷克德明镜似的海子，梦幻般的云朵，高山草甸浪漫如诗，索玛花开奔放如歌……

门口进来一位彝族汉子。主人介绍，他就来自谷克德，是一个乡的党委书记。

汉子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——敦实的身躯，朴素的衣着，黧黑的脸庞，沉静的神情，看不出传说中谷克德白云掠过花海的潇洒，和我见过的无数基层干部并无二致——夜雨打湿了他的头发，好似刚从某个村寨回来，身上沾满了山野的露珠。

他说，要为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，唱一支谷克德的歌。

是彝族民歌吗？我仿佛看到了山坡上松木搭建的房屋，屋梁上挂着烟熏的腊肉，腊肉下燃着温暖的火塘，火塘上吊着沸腾的汤锅，汤锅的四周漫溢着苞米酒的醇香。在大凉山透明的阳光下，长号吹起来了，吹号的是山鹰一般勇猛粗犷的



滴仙

范江 作

歌声中的谷克德

王剑波

男人，嘹亮的号音就像拔山的呐喊，震颤着生命的力量；在彝海边洁净的月色中，歌声响起来了，唱的是山花一样柔媚娇艳的女子，悦耳的歌声好似涧水无拘无束，礼赞着大地山川……

这不过是我的想象。此刻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普通乡村干部，身上带着大凉山的浑厚与彝人的质朴。

他说要为我们唱一支谷克德的歌。

他开始歌唱。起首是一段彝人的母语，似独白，又似耳语，深邃，幽远，就像是从大地深处传来的密语，将人带入大自然的秘境：雾岚在山谷中升起，水珠从草叶上滴落，索玛花静静开放，大雁飞起又降下……

突然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喊：谷克德！谷克德！一声声，雷鸣般撼动人心。他在唱，歌声缠绵

带着忧伤；他在唱，歌声苍凉透着激昂。他在唱一支谷克德的歌，讲述着一个令人震撼且意味深长的故事——

深秋来临，寒意渐浓，索玛花早已无影无踪，草甸也开始转黄，谷克德显现出萧瑟景象。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雁开始南飞，在天空中排成了行。

母雁在巢穴里垂垂老矣，已经无力飞往远方；年幼的子雁若是不加入雁阵向南越冬，就会面临死亡。母雁看着依偎在旁的子雁，爱怜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，硬着心肠用翅膀拍打着子雁，将它赶向天空的雁阵。稚嫩的子雁不愿离开慈爱的母亲，在寒风中迟疑徘徊，飞去又飞回。母雁再次驱赶子雁，迫使它再次飞向天空；子雁不忍离去，还是飞了回来……如此往复数次，母雁不得不藏身草丛，也藏起了海子

不要说永远

洪堃

露珠偎依在鲜花的花蕊上
啾啾地祈祷着
黎明啊，不要离去
让我欣赏她在熹微之光下的倩丽
清风啊，不要乱吹
让我分辨她在杂陈之味中的芳馥
鸟儿啊，不要啁啾
让我聆听她在万物之寂下的舒展
时光啊，不要奔走
让我仰慕她纯洁盛开天真
永远，好吗？

花儿轻轻拂去露珠
如掸落一颗泪珠
她伤感地叹息：
“不要说永远
因为没有永远”

花儿漫无目的地飞向远方
露珠追逐着挽留者
身体却越来越小
魂魄散尽的刹那
却笑了

她，在画中……

夏天，桃李牡丹芍药……各色花儿次第开过，安然退出曾经绚烂过的世界。叶子由春天的嫩芽，转为油绿，到了郁郁葱葱的时节。李易安用了“绿肥红瘦”这样独特的表述，不说增减，不说来去，不说兴衰，更不说死活，只是拿肥瘦说事。杨玉环的丰腴，赵飞燕的婀娜，都是美的。我崇敬大自然从容、平和、和谐的交替。

立夏，代表着夏季的开始。旧时立夏有“称人”习俗。相传1700多年前司马昭灭蜀，为了安抚蜀汉臣民，封刘阿斗为安乐公，还当着众人的面给阿斗称了体重，并表示以后每年复秤，以示不亏待这位亡国之君。民间从此仿效，渐成习俗。我小时候在乡下见过这番热闹场面：门前院后，挂起一杆大秤，秤钩悬筐，大人小孩依次坐进筐里称重，边上人齐声喊着吉祥的话语，其乐融融。女人们或是不便抛头露面，便悬秤房梁，彼此品肥论瘦，嬉笑娇态，别有风情。故有人打趣：“风开绣阁扬罗衣，认是秋千戏却非。为挂量才上官秤，评量燕麦与环肥。”

在我们当地，立夏那天孩子会在胸前挂个涂了颜色的鸭蛋，相传能驱走瘟神。孩子间以蛋撞击，以不破为胜。我小时候专门做过一只假蛋：先在鸭蛋上开个小心口，吮出蛋清蛋黄，然后灌进蜡水，封上口。外真内假，屡战屡胜。立夏还吃“脚骨笋”，将煮熟的山笋笋壳两根同粗细的一口吃下，说是强脚健骨之功效。还有一种“君踏菜”，煮熟后黏稠滑嫩，据说吃了之后皮肤光滑，夏天不易生痱子。“君踏菜”应该是地道的民间护肤美容品了。

立夏过后，太阳变得毒辣辣，书本中有很多描写夏天的句子，我还知道一个“吴牛喘月”的成语，来自《世说新语》：晋武帝时，大臣满奋很怕风。有一次进宫面见皇帝，外面刮起大风。因宫里的窗户是用透明琉璃做成的，他以为没有糊窗纸，不禁发起抖来，脸色也变得苍白。武帝问清了原因，说：“琉璃本是密不透风的，你还怕什么呀？”满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臣犹吴牛见月而喘。”意思是：我就像南方的水牛，看到月亮出来也会吓得喘起气来。原来江淮一带的水牛怕热，夏天喜欢泡在凉快的水里，满月之夜，水牛将月亮

误以为是太阳，会吓得喘起气来。“吴牛喘月”就这样成了成语。

关于夏天的古诗很多，如“谢却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”“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”。印象颇深的倒是《水浒传》里那个挑酒汉子的吟唱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——天上烈日当头，骄阳如火；地上稻禾枯焦，土地干裂。眼看着田里的稻禾枯死，一年收成无望，农夫心如汤煮油煎一般，富人则摇着扇子，一副逍遥的样子。这样的诗句很能激起阶级仇恨，也为“逼上梁山”铺垫了理由。

宋人李重元在他的《忆王孙·夏词》中写道：“过雨荷花满院香，沉李浮瓜冰雪凉。”这“浮瓜沉李”也有出处。三国曹丕曾写过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：“浮甘瓜于清泉，沉李于寒水。”是指夏日里把瓜果浮沉在凉水中，吃起来清凉爽口。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把买来的西瓜、脆瓜放入吊桶置于井下，晚上取出食用，比现在电冰箱里的东西好吃多了。只是小时候并不知道“沉李浮瓜”的诗句，倒是担心过吞下去的西瓜籽会不会在肚子里萌芽，忽地从肚脐眼里冒出一根绿油油的藤蔓来。

都说现在的天气比过去热多了，我家隔壁的九十多老太偏是不认，唠叨着“热、热、热，你们知道什么是热呀？锡壶不热，你们知道什么是热呀？就算不得热”。现在城里人已难得看到锡壶之类的东西，新做的茶叶罐之类的锡制品，采用了合金工艺，材质不一样了。以前的酒壶用纯锡打造，熔点低，夏天热到一定程度，提起锡壶，稍一用力就会留下手印子。这就是老年人记忆中的炎炎酷暑。

早年宁波闹市区开明街口，一边是新华书店，一边是红光大众浴室。每到夏天，浴室的门就摇身一变，成为“国营红光冷饮店”。这是至今让我难忘的地方。刨冰果子露3分钱一杯，绿豆棒冰4分一支，7分一块的地力糕带着点薄荷味，比现在的盒装豆腐还大。此外还有9分一碗的西谷米、1角2分钱一客的三色冰激凌。踮起脚尖往柜台里瞧，冷饮放在几只硕大的茶水桶里，外面裹着厚厚的棉被，头顶吊扇咿咿呀呀慢腾腾地转着，一如夏日慵懒的人们。

夏日絮语

缪金星